



神へ 16  
2752  
34



門 16  
號 2752  
卷 34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短長下 一十七條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  
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  
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笞捶天下固萬世業  
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  
負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  
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灞澹  
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拔甲馬不佞亡臣之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瑞求

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二十萬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割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

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耽耽焉而計其隙即灞澹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絃之乎夫使烏獲酣寢十其仇褒短衣而環侍即母烏獲明矣項伯曰善入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俾其人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于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

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策，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脇諸孱王而相之。毋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訾敵，而北肆兵而歸重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誘

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孱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驚於崤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間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剗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蘭卿之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問曰：效為壽，操匕首行弒也。趙王信之而游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購代嘉為秦間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而六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懼亡，欲從后

勝為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王建餓于松栢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腑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為敵間知伯者此全靈也雖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辰燥吻涸滯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傍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卯夜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為

楚卜曰兵庶幾戰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曰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為筴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悞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

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  
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  
國之吏民剗項刳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  
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  
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  
僂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僂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  
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  
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  
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  
信君而皆以闔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

各脩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宮者大而  
不可訓其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  
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  
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  
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卿子  
偕而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  
王與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  
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  
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  
漢兩置之且君王網紀之僕靡一西人馬而皆楚卒

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  
之人天且為右焉雖然義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  
所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  
不能答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蹙髀勝攣  
淚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為王媾  
楚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  
敢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  
公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貌見  
王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

子先之當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  
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劍疾視聲若雷霆曰季不  
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豎儒來調迺  
公也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  
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  
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  
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  
漢因以王漢為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  
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弑君  
而愚天下禹之問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

公死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吾父弟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齊金帛請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子太公吾母以為兵端也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拚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子漢則毋若以曲子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

畔楚而搆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歛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于免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寔帥群盜而請啓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為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逼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擊寡人以奸而距峽關義

身州山人卷之二  
世經堂刻



帝一介之使逆聞不內寡人以為訂寔搖其尾寡人  
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  
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有季  
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東刃嚮德飭據浮  
潛汗鱗寡人箝瞽其下羸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  
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  
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  
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瘳冒疾首  
鬱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慘惟義  
帝之暴終以待衛不度為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  
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從諸  
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迺  
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  
季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滎  
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  
又拚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域  
為蝶為螟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  
王大夫吏之不寧季幸旦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  
而歸之約曰鳴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  
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寔聞斯言

咸濟乃域

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憤士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  
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  
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  
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  
棄父弗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散足以一  
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  
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  
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前吊曰嗟夫大  
王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  
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  
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  
素也大王之功獨有狗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間給軍  
食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  
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  
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  
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  
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  
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  
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

王也大王盍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囁喑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剄也騎無詭謂曰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濶畧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為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島矣願鍾離

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慳者變也然而厚也慳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郤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眇眇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璽漢皇帝腐心而授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

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炎亦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寔楚王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鴈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擲邯鄲之說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也又與衡山

臨江王為郴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為楚窘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誅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後在軍軍弗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高皇后謂鄼侯曰相國來帝討叛豨托君以老婦弱

愛疑當似

子胡嬭自遂也。鄼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蹙項之勁也，而中廢意快快，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碩盃而為君先。鄼侯曰：臣聞之，決離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懇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鄼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懾者也。今者乃不色懾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其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微之。出見鄼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

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懲胡憊也。相國謝曰：無

有曰：不任得後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曰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嬭諄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鄼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

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  
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  
宇宙起三五乃無故而飭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貽  
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鐫之以  
死何有于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於  
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  
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  
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  
辭扞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

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  
闕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遽耄昏哉而我乃  
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吕后后大啼  
泣曰妾唯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  
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殲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群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  
夫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  
君秦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懾  
楚靡齊膠韓魏而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  
佩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

男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  
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  
邑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  
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  
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  
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  
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  
六國之怯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  
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  
強羸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  
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大季將軍之  
言得矣

建成侯為太子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時時秘謀今數  
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  
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踈而計親  
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諄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  
臣矣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踈賤幾棄之  
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  
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

世經堂刻

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乎為太子致之而見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壁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箐棘貽四皓曰寡人之竊寤寐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鵠舉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皇帝之強捶六王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

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篲而共埽除之役無不為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遯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渭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壯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石於齊施於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脫卧詳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



還老臣固道路之遺言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  
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曼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  
為之號驚於市而曰鸞也其曰非鸞而訛之者十九  
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為鸞而訛之者十不  
一也夫鸞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  
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  
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為隱衣冠坻掌  
而談高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  
怪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皆

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  
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士矣長安人人  
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懽甚已而酒見群臣倨  
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酈侯曰堯舜帝不憚曰相國  
過使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酈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  
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冓

會州十八卷  
世經堂刊

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為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迄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墮，而債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也。帝大悅，曰：雖然，請舍是而儼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按劍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

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大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真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為黃屋左纁，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旂，籜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因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淮水而沈榮陽，始使家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使天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

淮

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  
臧荼黥布之母反始皇之世剪信終贖下而陛下不  
能使韓彭之母族絲此言之陛下殆不知也帝默然  
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曰頽之境也舍軍而馳至宮哭甚  
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  
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  
逆侯為人長白姣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  
其美喻辟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  
數目屬之勞賜餐餼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

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  
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  
目屬焉懼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  
傳侯請得辭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且又多之  
也曰是能讓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  
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附今其傳人主也  
十日而不洗沐蚤起晏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  
避席曰曲逆侯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  
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  
衛以貌竊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

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憚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  
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  
逆侯為左丞相

穎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  
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寔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  
剖符定封以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  
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  
誅僂懿親剪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箴焉以王  
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寔與聞之曰委曲旁迂以濟  
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軀負乘祿產寔鑿其牙

且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策唯君  
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喟函之  
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  
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丘之起君侯  
寔布腹心高皇帝削羸婦項有十鄰死以有今日爵  
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為高  
皇帝耶為呂氏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  
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日  
見高皇帝於地下穎陰侯大慚詔曰此嬰之日夜切  
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卷之三十三  
世宗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僂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灑。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一

余讀徐昌穀談藝錄，嘗高其持論矣。獨惟不及近體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脩按遺響鈎，匿跡以備覽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堆黃曩哲，索鑰後進，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既承乏東晤于鱗濟上，思有所揚，乞成一家言，屬有軍事，未果。會偕

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齋書足讀乃取掌大薄蹠有得輒筆之投麓箱中浹月麓箱幾滿已淮海飛羽至棄之晝夜奔命卒卒忘所記又明年復之東牟麓箱者宛然塵土間出之稍爲之次而錄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爲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旣成乃不能當也其辭旨固不甚謬蓋於本特其漶漫散雜亡足采者非以解頤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甚愧其言戊午六月敘

余始有所抨騭於文章家曰藝苑卮言者成自戊午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子不善祕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蘇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豈遂以董狐之筆過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所名者卮言耳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余愧不能荅已而游徃中二三君子以余稱許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則請絕訊削名籍余又愧不能荅嗟夫卽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

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  
有之然烏可以恚些另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長譽  
僅爾而尚無當於于鱗令余而遂當于鱗其見恚寧  
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芟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  
嗜結眊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母若余之益甚嗜  
歟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黜其論詞曲者  
附它錄爲別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汎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爲雌黃筆代哀鉞雖世不乏  
人人不乏語隋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  
袂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  
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  
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  
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  
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永歌言危則性

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  
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沉而不滓蟬蛻汗濁之  
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  
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  
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典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  
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  
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  
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  
芳振其金石

客一作監

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  
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  
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  
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  
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  
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  
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



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又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又曰文之英挺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情者要約而守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潤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煩而拆辭

尚簡使味颺颺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  
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  
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  
引直為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  
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  
急雕藻淫豔傾炫魂魄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  
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  
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虫篆刻其體  
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  
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  
為優正對為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  
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羨遺味之嘆  
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  
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  
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  
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深謂氣象氤氳深於體勢意度繁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輾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唐庚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  
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  
坐此也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  
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  
所能為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  
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  
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  
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  
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  
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  
密半闕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  
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即有  
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  
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眇渺必因思以窮其

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安貼必因才以  
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  
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  
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枯或始迅以中留或  
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  
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  
也又曰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  
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  
之約也頡頏纒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  
雋清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  
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  
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  
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為波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維禎曰蝸蟾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  
服臧侗殊憐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  
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黃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  
古人構唱真寫厥衷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  
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鬪鶴遞相述師如圖繪

剪錦飾畫雖嚴割強先露

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為主意到辭工不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皇甫汸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髯盡枯

深湛守默鬼神將通之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語文則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精矐矐而彌宣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嗽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

宣一作鮮

潛進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柳冕曰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采竝用而氣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扆或寄切誨誘櫛而觀之其於執文思過半矣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鉛塹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饒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琴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母俗近情母纖拙不



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  
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當是先  
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  
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  
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  
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  
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  
之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  
者毋論彼時諸公卽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  
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  
林師匠宜高摺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  
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  
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  
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  
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  
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

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文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

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貴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與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敘使同聲者自尋脩郤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林罕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

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  
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  
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  
之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入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裝回循  
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歔又三復之涕淚俱下  
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  
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歆亂而畢肅然  
歛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  
緒乃成條理

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  
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  
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  
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  
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  
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  
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  
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  
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卽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

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洽也姑從衆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  
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  
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  
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  
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  
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  
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  
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  
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卽才之用調卽思之境格  
卽調之界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  
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爲  
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  
斷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  
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  
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

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義矣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夔殊聲韻各協下迨填詞小枝尤爲謹嚴過秦論也敘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竝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三百篇刪自聖手然旨別淺深詞有至末今人正如目滄海便謂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載儉馭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且只

有太累者不稼不耨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

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究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之類也

三百篇經聖剛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擬之者所摘前句是也尚書稱聖經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擬之者盤庚諸篇是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曾論春秋之篇

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

聖人之文亦寧無差等乎哉禹貢千古敘事之祖如盤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爲詩也其猶在周書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詩凡傳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固然然詩中有書書中有詩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

詩也姑舉數條以例之詩語如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夫夙退毋使君勞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報也求以

爲好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心之

卷之百四十四

憂矣其誰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冢伯  
豕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或出  
入諷議或靡事不為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而秉義類自主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學有緝熙于光  
明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以入書誰能辨也書語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下  
管鼙鼓合止祝嘏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萊夷作牧厥  
篚檠絲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百不善降之不祥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於有仁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如虎如



貌如罷如羆月之從生則以風雨式敬尔由獄以長  
我王國又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總為一章易語  
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西南得  
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君子得輿小人剥盧見輿曳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見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  
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震來虩虩啞  
言啞啞旅人先啞後號咷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  
之義或與或求以入詩誰能辨也抑不特此凡易卦

爻辭彖小象叶韻者十之八故易亦詩也

秦以前為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  
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  
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  
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  
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  
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日居月諸○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擊鼓其鏜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五 一 世經堂刊

踊躍用兵○土國城漕○雖雖鳴鴈旭日始旦○習  
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碩人侯侯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  
好我攜手同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王之瑱也  
象之栴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良馬五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  
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我徂爾三歲  
食貧○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  
其雨杲杲出日○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將叔無  
徂戒其傷汝○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清人在彭駟  
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左旋右抽○女曰  
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  
康職思其居○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游環  
脅驅○陰韜漆續文茵暢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  
之道阻且長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交交黃鳥止  
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憂心如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  
魴○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皇駁其馬○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鴻飛遵渚公

歸無所於女信處○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和鸞雖離萬福攸同○我有嘉賓中心貺  
之○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文  
武吉甫萬邦惟憲○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簞第魚服  
鉤膺絳革○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  
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瑤葱  
珩○秦螭爾荆蠻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吉日惟戊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此鸞聲將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正月繁霜○父  
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踽踽周道鞠爲茂  
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維憂用老○君子無易由  
言耳屬于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職爲亂階○斲之罄矣維壘之耻○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服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自貽伊戚○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  
霡霂旣優旣渥旣霑旣足生我百穀○祀事孔明先  
祖是皇○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六轡沃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有頍者弁○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鸞聲嘒嘒○雨雪漼漼見晁曰消○卷髮如萬虫○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牂羊墳首三星在留○何不日鼓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式遏寇雠憚不畏明○王欲王女○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天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攜○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彛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女魚休于中國○天不泯爾以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訐謨定命遠猶辰告○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進退維谷○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早魃為害如暎如焚○瞻印昊天有嘒其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士民其瘵○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十千維耦○萬億及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

高... 卷之... 五... 世經堂刻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龍旂陽  
陽和鈴央央滄葦有鶴○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鑿在茲○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  
畛○厭厭其苗緜緜其庶○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  
開百室○旨酒思柔○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駟駟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永錫難老○食我來黠懷我好音○白  
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豆大房萬舞洋洋孝  
孫有慶○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綬烝徒增增○黃髮兒齒○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  
芒○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百祿是適○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一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眾入其  
阻○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  
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  
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語以見法之所

年州山人高... 卷之三... 五

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絳棧撲旱麓思齊皇  
矣靈臺下武文王生民既醉鳧鷖假樂公劉卷阿烝  
民韓奕江漢常武清廟維天烈文昊天我將時邁執  
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載

古逸詩歲銘謳謠之類其語可入三百篇者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君子有酒小人  
鼓缶○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  
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予不疑○棠棣之華翮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之而○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逸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櫛黃之池  
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澤  
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雲白

右謠

卿雲爛兮紅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卿雲南山有  
鳥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鷦鷦日月昭昭兮寢  
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漪蘆



右歌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蘭隴頭流  
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頭

右操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口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盤母曰胡  
傷其禍將長楹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鼎

小注口一本作  
機為是

右銘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舜祠皇皇上天照臨

右辭

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天用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矯之後將育於姜懿

右繇

涓涓不塞將為江河黃帝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

右諺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  
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祀布濩之○般般之

世經堂刊

獸樂我君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  
惟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金支秀華庶耗翠旌○王侯乘德其鄰翼翼顯明昭  
式○惟德之臧建侯之常○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  
江如河澹如不盈○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  
所懷○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此二雅周頌和  
平之流韻也○**竿竿紫芝**可以療饑○月出皎兮君  
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衣帶日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棄我如遺迹○盈盈一  
水間脉脉不得語○絃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疎來  
者日以親○愁多知夜長○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  
解○出戶獨徬徨憂思當告誰○明明如月何時可  
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不惜年往憂世不治○山  
不厭高海不厭深○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  
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愆  
疇敢以渝○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憂來無方人莫  
之知○徬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民之多僻政不  
由已○沫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  
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

裔裔○志倣儻精權奇籥浮雲掩上馳○今安匹龍  
為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日以蘭○昌樂肉  
飛○采虹垂天○木何澹澹山島竦峙○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世無萱草  
令我哀歎○此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  
第二章法瑯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  
道若昧章法

太公陰謀有筆銘云毫毛茂茂叶房切陷水可脫陷文  
不活于鱗取之余謂其言精而辭甚美然是鄧析以

後語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後事也必非太公作

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  
以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詩之韻但詞旨散漫事跡倘  
恍不可存也

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為書要之皆四言之  
懿三百遺法耳

揚用脩言招魂遠勝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  
不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撮二家之勝

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漢武

世經堂刻  
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  
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落葉哀蟬疑是贗作  
幽蘭秀簾的爲傳語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  
心之萌乎文中子贊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爲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  
描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  
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栢梁爲七言歌行創體要以拙勝日月星辰一句  
和者不及宗室廣大日益滋爲宗正劉安國外家公

主不可治爲京兆尹按當作內史三輔盜賊天下危  
爲左馮翊咸宣盜起南山爲民災爲右扶風李成信  
其語可謂強諫矣而不聞逆耳郭舍人齧妃女脣甘  
如飴淫褻無人臣禮而亦不聞罰治何也若枇杷橘  
栗苑李梅雖極可咲而法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  
內句也

漢時衛霍營平糾糾虎臣然栢梁詩郡國士馬羽林  
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  
及屯田諸䟽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  
所爲栢梁歌詠咸依位序獨驃騎在丞相前大將軍

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註稱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蓋兼二職也然則郡國士馬之詠亦出青口耶

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昌穀少之私所不解

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溫以麗音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為十九首為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為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為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

羣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為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竝駕是千古五言之祖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珠

東風搖百草搖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為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換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

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旨法亦魯衛也

上山採薜蘿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  
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鷄鳴高樹顛  
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  
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  
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純弱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  
境可與十九首蘇李竝驅

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煇意刻酷煉字神奇信哉然  
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  
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饒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  
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羊蜚從王孫行之類  
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收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  
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為不足  
觀者巫山高芝為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  
樹雙珠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  
和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  
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以為不足觀  
宜也

鐸舞巾舞歌俳歌政如今之琴譜及樂聲車公車之

類絕無意誼不足存也

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誅固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辦也如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甌中焉辨淄與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間

語

揚用脩錄古詩逸句及書語可入詩者不能精亦有遺漏余擇而錄之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皆李陵○泛泛江漢萍飄蕩末無

根○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作希乃妙○天霜木

葉下鴻鴈當南飛○人遠精神近寤寐見容光○初

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僊人勸我食令我好顏色

○去婦不顧門菱韭不入園諸葛孔明○採懷授所歡願

醉不顧身王仲宣○皎月垂素光玄雲為鬢鬋劉公幹○

金荆持作枕紫荊持作牀○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

音○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秦○迅颺翼華蓋飄

飄若鴻飛石崇○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右軍○遙看

野樹短虞○浴景出東亭僊詩已上皆古詩○生無一

詩

日歡死有萬世名子列○片玉可以琦奚必待盈尺○

駿馬養外廐美人充下陳戰國策○薰以香自燒膏以

明自煎龔勝傳○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帶鈎許由讓天

下終不利封侯○日圓而月周終不與時游○南游

罔窳野北息沈墨鄉俱淮南子○跣跣被商鳥重譯吟詩

書王充○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佛經○隴坂縈九曲

不知高幾里三秦記○喬木知舊都呂覽○新林無長木

同○素湍如委練羅含記○揮袖起風塵劉邵○蘭葩豈

虛鮮郭璞○文禽蔽綠水應璩○兩雄不並栖三國志已上

雜書語

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

訴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竝稱木蘭不必

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貶要其本色自是梁陳及

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軟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

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

余讀琴操所稱記舜禹孔子詩咸淺易不足道拘幽

文王在繫也而曰殷道囹圄侵濁煩朱紫相合不別

分迷亂聲色信讒言即無論其詞已內文明外柔順

蒙難者固如是乎瞻天索圖殷將亡豈三分服事至

德人語望來羊固因眼如望羊傳也他如獻王退怨



欽謂楚懷王子平王。夫平王靈王弟也。歷數百年而始至懷王。至乃謂玉人為樂正子。何其俚也。窮劫曲言。楚王垂劣。任用無忌。誅夷白氏。三戰破郢。王出奔。用無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勝。後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辭曰。留兵縱騎虜京闕。時未有騎戰也。河梁歆舉兵所伐。攻秦王。句踐時秦未稱王也。句踐又無攻秦。夫偽為古而傳者。未有不通於古者也。不通古而傳。是豈偽者之罪哉。

詞賦非一時可就。西京雜記言。相如為子虛上林游神蕩思百餘日。乃就故也。梁王兔園諸公無一佳者。可知矣。坐有相如。寧當罰酒。不免府毫。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尔怳忽。何言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語之祖。

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備作法於涼。令人求慨。○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門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繇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為賦。故吊屈鵬鳥。率直而少致。

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

文辭宏麗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味之也觀其推  
重曹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為賦自是  
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荀卿成  
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排故而  
有制其所以為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  
雖有剽摸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  
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謗言欺人云雕蟲之  
技壯夫不為遂開千古藏拙端為宋人門戶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長門一章幾於  
竝美阿嬌復幸不見紀傳此君深於愛才優於風調  
容或有之史失載耳凡出長卿手靡不穠麗工至獨  
琴心二歌淺稚或是一時匆卒或後人傳益子瞻乃  
謂李陵三章亦偽作此兒童之見夫工出意表意寓  
法外令曹氏父子猶尚難之況他人乎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  
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  
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  
流動處

長門邪氣壯而攻中語亦似太拙至揄長袂以自翳  
數昔日之譽殃以後如有神助漢家雄主例為色殫  
或再幸再弃不可知也

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

壯語

頽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目略微矜精彩相授  
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此王之賦神女也意密體疏俯  
仰異觀含喜微咲竊視流盼此王之賦登徒也神光  
離合乍陰乍陽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  
王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神女也其妙  
處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與余  
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咲子慕余兮善窈窕變法而  
為之者也

宋玉諷賦與登徒子好色一章詞旨不甚相遠故昭  
明遺之大言小言枚臯滑稽之流耳小言無內之中  
本騁辭耳而若薄有所悟

班姬擣素如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隄華裁  
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  
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  
未審其故

子雲逐貧賦固為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大單薄少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榭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橫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凡子雲之為賦為玄為法言其旁搜酷擬沈想回換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傅武仲有舞賦皆托宋玉為襄王問對及閱古文苑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間精語如華袿飛髻而雜織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體又迴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灌以摧折織縠蛾飛續焱若絕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王賦以為已作耶抑後人節約武仲之賦因序語而誤以為王作也

枚乘菟園賦記者以為王薨後子臯所為據結尾婦人先歌而後無和者亦似不完之篇

悽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胡擘譚雍雍喑喑若羣雛之從母也其笙賦之巧詣乎命作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其琴賦之實用乎楊和顏攘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

語稍極形容蓋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淵洞蕭季長長  
笛才不勝學善鋪叙而少發揮洞蕭孝子慈母之喻  
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楊用脩所載七仄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  
變入曰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  
離婁飛綃垂織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開有  
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傳武仲舞  
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桂飛綃雜織羅不言垂  
織羅也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俱以奇才挾神術而宦俱  
不達景純以舌為筆者也公明以筆為舌者也曼倩  
筆舌互用者也若其超物之哲曼倩為最公明次之  
景純下矣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五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五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三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  
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入巧極天  
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  
峽決而河潰也窮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

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駸駸乎鬼谷淮南上矣

枚生七發其原王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蕩恠麗不恒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往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爲之而加陋其法廢矣○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漢武以後人語

孟軻氏理之辨而經者莊周氏理之辨而不經者公

孫僑事之辨而經者蘇秦事之辨而不經者然材皆  
不可及

吾嘗恠庾子嵩不好讀莊子開卷至數行即掩曰了  
不異人以為此本無所曉而漫為大言者使曉人得  
之便當沈湎濡首

呂氏春秋文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  
耳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楊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韓非子文甚奇如  
九倉鶡冠之流皆偽書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著龜也其辭敷而開健而

飶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為之導乎由學者靡而短  
於思由才者徘徊而淺於法劉中壘宏而肆其根雜楊  
中散法而奧其根晦法言所云故眼之是何語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  
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  
其旨乖而釋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矣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  
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  
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



改當作數

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會最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即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孟堅敘事如霍氏上官之郤廢昌邑王奏事趙韓吏跡京房術數雖不得如化工肖物猶是顧凱之陸探微寫生東京以還豈可得乎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宛縉詳至大不及也

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

辭太革

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天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楊融狡獪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然覺揚語奇武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有何致而馬融復襲之

子建謁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秋風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

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無所不有

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當是晉人極推之耳清徹圓麗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際此忌兄而不自匿諱何也蒲生實不如塘上令洛神見之未免笑子建儻父耳

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與紈扇白頭姨姒甄既摧折而芳譽不稱良為雅歎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苦天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其語意妙絕千古稱之然左傳逸詩已先道矣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萑葦

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有欲合而為一者良可笑也

楊德祖答臨淄侯書中有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柑口市人拱手及覽臨淄侯書稱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不言刊定唯所云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  
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植相托  
意耶當時孔文舉為先達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  
孔璋書檄饒爽元瑜次之而詩皆不稱也劉楨王粲  
詩勝於文兼至者獨臨淄耳正平子建直可稱建安  
才子其次文舉又其次為公幹仲宣

讀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  
美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恒享者桓靈寶  
技藝差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  
不解

孔文舉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吾  
無憂矣桓靈寶為義興太守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  
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孔語便是唐律桓句亦是  
唐選而桓尤爽俊其人不作逆一才子也

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  
能辨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  
杜玉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  
也用脩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  
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賸賸可嘆孟德正謂遇酒即

世經堂刻  
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阮公咏懷，遠近之間，遇境卽際，興窮卽止，坐不着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寧無感興乎哉。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飾，想於文亦耳。如養生論、絕交書類，信筆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續，然獨造之語，自是奇麗超逸，覽之躍然而醒。詩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吾每想其人，兩腋習習風舉。

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竊其常語，尤有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足。綽有餘味。今復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何安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兼人之語，但太不雕琢。

子卿第二章，絃歌商曲，錯墨數語，十九首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亦大重犯。然不言爲古，奚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

便各用之。山水清音極是妙詠。灌木悲吟不失佳語。故曰離則雙美合則兩傷。

李令伯陳情一表天下稱孝。後起拜漢中。自以失分。懷怨。應制賦詩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謝公東山捉鼻。恒恐富貴逼人。既處台鼎。嫌隙小構。見桓子野彈琴撫怨詩。一曲至捋鬚流涕。殷深源臥不起。及後敗廢。時云。會稽王將人上樓。著去梯。匹如始作。養劉不出山。時觀有何不可。乃知嚮者都非真境。

王武子續孫子荆詩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又庾子嵩作意賦。成爲文。康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是遊辭。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却是文章妙用。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棄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語。每諷太冲詩。便飄飄欲僊。

石衛尉縱橫一代領袖。諸豪豈獨以財雄之。政才氣勝耳。思歸引。明君辭情質未離。不在潘陸下。劉司空

亦其儔也。答盧中郎五言。磊塊一時涕淚千古。

沈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取高前式。然則少陵以前人。固有詩史之稱矣。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東陽既廢。夷然而已。送甥至江口。誦曹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未嘗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彼石勒段碑。今竟何在。

王處仲每酒間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其人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憫矣。余自庚申以後。每讀劉司空二語。未嘗不歎歔罷酒。至少陵千秋萬死名寂寞。身後事。輒黯然而低回久之。

王處仲賞味老驥伏櫪之語。至以如意擊唾壺為節。唾壺盡缺。卽玄德悲髀肉生意也。桓元子恒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至今為書生罵。端然直是大英雄語。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人雖不相蒙。音實有會。

偶閱士龍與兄書。前後所評騭者云。二袒頌甚為高。

偉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精妙恐故未得為兄賦之

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過多體便欲不清賦老杜

賦當已過二十也詠德頌甚復盡美漏賦可謂精工

又云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

必傳無疑又云張公賦誄自過五言詩耳玄泰誄自

不及士祚誄允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箴耳又云登

樓名高恐未可越祖德頌無乃諫語耳然靡靡清工

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又云蔡氏所長

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兄詩賦自

興絕域不當稍與比較按張為司空蔡則中郎也又

云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

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文此

為宗矣真元盛稱九辨意甚不愛其兄弟間議論如

此大自可采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

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

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

多而蕪也余不以為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

然之致

晉史不載夏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真無

晉書卷之...

識者也

晉拂舞歌白鳩獨漉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  
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  
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  
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僊  
多爲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  
服紬與素至於被服紬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  
矣

倚馬事乃桓溫征慕容時喚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文

不輟筆今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謙爲倚牛者可笑也

○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奕之志士惜日  
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曹顏遠之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  
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渡江以還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爲阻當由清談間之  
耳景純游僊曄曄佳麗第少玄旨江賦亦工似在木  
玄虛下玄虛海賦人謂未有首尾尾誠不可了首則  
如是矣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今却不免孤負大海  
○喻波則洪連踳踏吹滂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



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與公之雄也  
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  
也三海賦措語無大懸絕讀之令人轉憶楊馬耳  
融之此賦本傳載之甚明又有增鹽二韻出於應手  
以為佳話而用脩云恨不見全文何也用脩無史學  
如張浚張俊三尺小兒能曉以為秘聞何況其它  
淵明托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  
使無痕跡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為自然  
謬以千里

或疑一張衍文也

問君何為爾心遠地自偏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清悠澹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果中是  
未粧嚴佛塔級語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  
餘法也其雅縉乃過之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寧  
在池塘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  
和風景近而趣遙

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惠  
休之評視靈運殆更霄壤如應詔曲水讌而起語云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  
永錫洪筭與題有毫髮干沙耶至於東宮釋奠之篇

世歷三

起句國尚師位家崇儒門老生板對唐律賦之不若矣

古詩四言之有冒頭蓋不始延年也二陸諸君爲之  
備也如皇太子宴宣猷堂應令而士衡起句曰三正  
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凡十六韻而始  
及太子大將軍宴會而士衡起句曰皇皇帝祐誕隆  
駿命四祖正家天祿安定凡八韻而始入晉亂齊王  
同始平之又士衡贈斥丘令而曰於皇聖世時文惟  
晉受命自天奄有黎<sub>黎</sub>庶<sub>庶</sub>答賈常侍而曰伊昔有皇肇  
濟黎蒸先天創物景<sub>景</sub>帝是膺潘安仁爲賈答而曰肇

同恐問

自初創二儀烟燭爰有生民伏羲始君晉武華林園  
宴集而應吉甫起句云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  
建彝倫攸敷若爾則不必多費此等語但成一冒頭  
百凡宴會酬贈可舉以貫之矣若韋孟之諷諫思王  
之責躬應詔靖節之贈族叔夜之幽憤仲宣之贈蔡  
睦文穎越石之贈盧諶寧有是耶其他仲宣之思親  
云穆穆顯妣德音徽止問丘沖之三月宴云暮春之  
月春服旣成裴季彥之大婚曰日躔星紀大呂司辰  
開口見咽豈不快哉而選都未之及何也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它侬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

諷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以比已之翫辭也韜精

日沈飲誰知非荒宴以解已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以感已之濡滯也語意既雋末亦易吟

諷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

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不必深賞若權文公所論池

塘園柳二語托諷深重為廣州之禍張本王介甫取

以為美談吾不敢信也按權云池塘者泉水潄溉之

幽詩所配一蟲鳴則一候今曰變鳴禽者候將變也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

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登九華山云恨

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持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

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謝山人謂玄暉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為

秋江淨如練余不敢以為然蓋江澄乃淨耳

宋高宗每欲除異已必令壯士丁旡拉殺旡即樂府

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為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旡蕭

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斬

張付桓康二字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

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屋後着人正可破此二主

自昔倚馬占檄橫梁賦詩曹孟德李少卿桓靈寶揚處道之外能復有幾自非本色故足貽姍教曹行路難猶堪放浪崇文醇兒有愧祖武至於權龍褒輩祇供盧胡而已獨南史所載梁曹景宗自不知書好以意作字及當上讌朝賢以曹兪整不煩倡和曹固請不已許之僅餘競病二韻卽賦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一座賞服宋沈慶之目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嘗歡飲羣臣逼令作詩慶之請顏師古執筆口授之曰微生遇

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異張子房上悅衆坐稱羨比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卽得至作勅勅歌曰勅勑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爲一時樂府之冠宋野史載韓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平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宗趣一日蘇仲虎尚書方宴客香林園韓乘小羸逕造劇歡而散次日尚書一羊羔仍手書臨江僊南鄉子二詞遺之瀟灑超脫詞多不載此四事頗相類又蜀將王平識不過十字後周將梁臺識不過

百字而口授書令辭旨俱可觀噫豈釋氏所謂宿習  
餘因耶

梁氏帝王武帝簡文爲勝湘東次之武帝之莫愁簡  
文之烏棲大有可諷餘篇未免割裂且佻浮淺卜建  
業江陵之難故不虛也昭明鑒裁有餘自運不足  
王籍烏鳴山更幽雖遜古質亦是雋語第合上句蟬  
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烏鳴山更  
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緣復取其本意  
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  
槩如此

何水部柳吳興篇法不足時時造佳致何氣清而傷  
促柳調短而傷凡吳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  
麗不堪大雅

吳興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揚  
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  
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范詹事獄中一篇雖太自標榜其持論亦有可觀  
范沈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聲  
定韻多可議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  
律可耳以已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揚用脩謂七始卽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淺二音故也沈約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自以爲得天地秘傳之妙然辨音雖當辨字多訛蓋偏方之舌終難取裁耳卽無論沈約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出於五方田峻婦女之所就乎而可據以爲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予看至於叶音真同馱舌要之爲此格不能捨此韻耳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

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上尾鶴膝爲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

體相反唯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酷今按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平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風之與將何損其美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雖隔韻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之與城又何妨也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別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羣動朝光接太虛年侵頰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一字犯亦無妨五大韻謂重

除忌字作韻

疊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又端坐苦愁思  
攬衣起西游胡與鑪愁與遊犯六小除十上字中自  
有韻如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明與清犯七傍紐  
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八正紐十字中已  
有士字不得着枉任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

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五言蓋益部太  
守代為之也諸佛經偈梵語也梵語有長短何以五  
言鳩摩羅什玄奘輩增損而就漢也諸僊詩在漢則  
漢在晉則晉在唐則唐不應天上變格乃爾皆其時  
人偽為之也道經又有命張良註度人經勅表其文

辭絕類宋人之下俚者至官秩亦然可發一笑

庾開府事實嚴重而寡深致所賦枯樹哀江南僅如  
郝方回奴小有意耳不知何以貴重若是江總徐陵  
淫麗之辭取給盃酒責花鳥課只後主君臣唱和白  
是景陽宮井中物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為六朝  
耳士衡康樂已於古調中出俳偶總持孝穆不能於  
俳偶中出古思所謂今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

陶淵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三春  
字鮑泉和至用二十九新字僧用十七化字

一時游戲之語不足多尚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有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為絕唱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是中唐佳境

古樂府如護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朔氣傳金柝寒光透鐵衣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全是

唐律

北朝戎馬縱橫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屯而未暢溫子昇寒山一片石足語及為當塗藏拙雖江左輕薄之談亦不大過薛道衡足號才子未是名家唯楊處道奕奕有風骨

王簡棲頭陀寺碑以北統之筆鋒發南宗之心印雖極俳偶而絕無牽率之病溫子昇之寒陵尚自退舍江總持之攝山能不隔塵昭明取舍良不誣也

吾於文雖不好六朝人語雖然六朝人亦那可言皇甫子循謂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云也此固為六朝人張價然如潘左諸賦及王文考之靈光王簡棲之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然柳州晉問昌黎南海神



碑毛穎傳歐蘇亦不能作非直時代為累抑亦天受有限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贗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新唐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為紀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以常璩華陽國志盛弘之荊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事為記者如劉知幾所稱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一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雖近藝虬髯客雖近

汝一不沈

林處士作此

誣毛穎雖近戲亦是其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漢末英雄崔鴻十六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者舊周楚之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朱贛九州闕駟四國三輔黃圖西陽雜俎之類皆流亞也水經註非註自是大地史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筆者如子產之別臺駘卜氏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識鼯鼠方朔之名薄廉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浹固無待言自此以外雖鑿壁恒勤而操觚多繆以至陸澄書厨李邕書麓傳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執苑之譏乃

高... 卷之... 廿

至使儒林別傳其故何也母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  
徒務誇多不能割愛心以目移辭爲事使耶孫奉謂  
邢邵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則又非也韓信  
用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吾臨見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  
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  
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爲  
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  
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  
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

質

驛奔會越石善爲悽快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  
景陽之詭詼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  
於顏延總四家而並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  
句往往警邁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  
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數評者贊  
許旣實措揆尤工

卷之四

世宗

...

